

【戒毒·二】2.5元迷幻藥買一刻興奮 五次坐牢 錯過女兒出生

撰文：柯詠敏 發佈日期：2017-08-04 08:00 最後更新日期：2017-08-06 17:59

讚好 118 分享

40 多歲的雷志江曾兩次被判入喜靈洲戒毒所、進出監房五次，多年來難以戒掉的毒癮，一年便在晨曦島戒掉——但他說戒掉的除了毒癮，還有心癮。



雷志江入島戒毒前，生活只有毒品與拆家，現時的圈子則以教會為主。

與雷志江兩次見面均在位於深水埗的教會，那裏亦是晨曦會會址。每逢星期五，雷志江下班後便會到教會崇拜，同場還有其他戒毒康復者，場面莊嚴但氣氛輕鬆。雷志江眼帶紅筋，工作過後略顯疲態，但唱起聖詩時一直盯着歌詞，狀甚投入。離開晨曦島七年，雷志江及家人的朋友圈子、家庭活動均以教會為主——因為在戒毒之前，他的生活除了白粉及拆家，便一無所有。

吸毒被捕 只覺「食得唔夠醒」

雷志江兒時居住在葵涌，14歲的時候跟朋友用五元買到第一粒迷幻藥。他們將藥丸分成兩份，每人花2.5元就買到一刻興奮。每星期與朋友的「聚會」，由迷幻藥繼而轉食大麻，之後發現兩種毒品都未能滿足，便開始吸食白粉。他把白粉塞進香煙裏，燃燒的粉末代替了尼古丁及焦油進入身體；吸食第一口時，雷志江辛苦得嘔了出來，從沒過去食迷幻藥那種快感。「嘔完給朋友笑就唔忿氣，嘔都要繼續食，第三次身體終於接受到。」當身體不再排斥，雷志江開始享受白粉所帶來的興奮及幹勁；可是，這些感覺僅僅持續了一年多。「之後食完整個人冇晒動力，迷迷糊糊；但都要食，因為已經完全被它控制了。」

由 17 歲的第一口白粉開始，雷志江隨身便帶着「煙仔」或「保濟丸」上班。當時他在酒樓任職侍應，每當下午落場時便躲在角落吸食。上班、食白粉、下班、再食白粉，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七年。有次他在石硤尾的舊式酒樓「開飯」時被警察掃場拘捕，家人才驚覺兒子已吸毒十年。「那次被判入喜靈洲（戒毒所）四個多月，只覺得好唔忿氣，點解咁都會被人拉，下次要食得醒啲。」雷志江樣子敦厚，談吐溫文，難以想像他年輕時常滿有不忿。

「入面有些前輩說，出來食返唔緊要，同幫辦講就唔會拉；我出來之後食返，同幫辦講真係唔會拉。所以我就繼續食，佢就繼續寫報告。」

雷至江



雷至江在戒毒所只是做體能或紀律等訓練；雖有助戒掉身癮，卻從未感受到別人的關心。

當匯報近況淪為程序

在戒毒所裏，雷志江接受紀律、體能訓練，以及日常洗衣、廚房工作，生活完全與毒品隔絕。身體縱然不再依賴白粉，但他心裏仍懷有憤恨，還未出來就跟其他人有全盤計劃。「離開前半個月，就跟其他人夾好出來後去邊度食。當日在中環一落船，便跟他們食返。」從戒毒所出來後，雷志江每隔三至六個月，就要與督察匯報近況，原意是勸戒及監督他們避免接觸毒品，但這淪為一個程序而已。「入面有些前輩說，出來食返唔緊要，同幫辦講就唔會拉；我出來之後食返，同幫辦講真係唔會拉。所以我就繼續食，佢就繼續寫報告。」兩年後，他再次被拘捕判入喜靈洲，福利官說若再犯就不會判入戒毒所，直接坐監。無論戒毒所，還是監倉，雷志江覺得這些只是「過冷河」的地方。縱使入獄五次，但每次出來又再吸毒，就像沒有結果的追逐戰。

吸毒十多年，雷志江從沒想過戒掉，甚至覺得這會跟隨他一輩子。直到 30 多歲時遇上太太，才醒覺不能再浮沉毒海。「有次又被人拉，但當時太太懷有身孕；我真係好唔想坐監，向法官求情後判了四個月。所以看唔到女兒出世，直到出世一星期後才放出來。」事隔多年，雷志江再提起仍感到愧疚，「覺得對唔住太太同個女，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想

戒。」白粉癮起的時候，身體會忽冷忽熱、顫抖，口水鼻涕不斷流出，雷志江深怕女兒看到「典癮」時的父親，所以當毒癮漸起的時候，立刻躲在房間裏偷食。「我真係好驚個女會見到，當時她已經三年級，應該知道我做什麼。」



雷至江曾經不能面對自己，但入島前他決定將過往的種種向女兒坦白。

「我覺得自己好污糟邋邋」

雷志江不能面對女兒，更難以面對自己。他每逢星期日送女兒到教堂上主日學（即宗教教育活動）後，有些家長會到鄰近教堂崇拜，但雷志江寧願坐在外面也不願入去參與。「第一次入去坐一會便走了。我覺得自己好污糟邋邋，不配聽這樣的東西，所以靜靜雞走了，到夠鐘就接返女兒。」為了女兒，雷志江四出尋找戒毒機構，但茫無頭緒。他憶起飲美沙酮時看到香港戒毒會的石鼓洲戒毒所，便趁放大假一試；怎料三日後失望而回。「我一入島，已經有人問『有冇帶嘢嚟？冇唔緊要，有冇人入到錢畀你？呢度有得買。』如果我要食為何不出去呢？所以留了三日便走了。」

第一次入去(教會)坐一會便走了。我覺得自己好污糟邋邋，不配聽這樣的東西，所以靜靜雞走了，到夠鐘就接返女兒。

雷至江

直到太太在朋友介紹下認識晨曦會，雷志江抱着嘗試的心態接受一年福音戒毒。他憶起入島前一晚試着跟女兒解釋離開的原因及過往吸毒的經歷。「我在客廳坐了很久很久，想着應該怎樣開口、講些什麼，最後決定一五一十跟她坦白。」說完那刻雷志江感到如釋重負，過往連自己也感到羞愧的事竟可向女兒娓娓道來。這時他滿臉感觸，頓了頓說：「她聽完後好平靜咁哭着攬實我，我也緊緊抱住她。個心好痛，更加不會咁容易放棄。」



每天有五個小時的課節關於信仰，雷至江笑說初時只是搬字過紙，難以入腦。

除身癮也要除心癮

從喜靈洲、監房到石鼓洲，雷志江曾嘗試不同程度的戒毒方法；但十多年後在晨曦島才能戒掉毒癮。他細想當中最大的分別是在島上感受到關愛。每個新人入島後，要在山上「新人房」住上數天至一星期不等，目的是要戒掉身癮。雷志江在「典癮」時全身冒汗、不斷顫抖及嘔吐，同工一直相伴在旁，甚至為他清洗衣物。「以前無人理，由得你典，但那次是第一次有人幫你抹汗、親手洗衫，你真係感受到嗰份心意，如果放棄的話會好唔好意思。」

戒毒除了戒除毒癮，也是重建價值觀的過程。這時雷志江的身癮已除，但心癮還未解開。他坦言吸毒因被毒癮牽絆外，還有寂寞所致。「那時住的屋邨有好多道友，認識的都是吸毒，不開心時想找個人傾訴都沒有，所以就一直食。」島上除有不同課節認識信仰，還有聚會時間，讓同工了解學員的擔憂及困難。「有個傳道人每星期將太太近況告訴我，好關心我們；即使有什麼不開心，我都可以放心跟他說。有人說他長氣，但他真是感動到我。」

雷至江逢星期五都會返教會，跟教友分享近況。

雷志江在島上三個月便習慣了規律的作息，但感到失去方向，直到機構提供水電課程，他學到一門手藝，同時找到目標。「那時讀聖經入唔到腦，但有課程後覺得有東西學，開始投入到。」島上與世隔絕，加上同工的關懷，雷志江的戒毒進程理想；但外面的花花世界才是真正挑戰。晨曦會總幹事葉陳慢利發現居住環境是導致他難以戒毒的原因之一，於是協助他們一家申請調遷，讓他出島後遠離昔日的社交圈子。過往十多年的失敗經驗，雷志江也擔心出島後會重蹈覆轍。有次他跟同工在深水埗派宣傳單張，怕遇見昔日「朋友」，一直躲在後面。「那次我真的遇到那圈子的人，我介紹他到晨曦會，他接過單張後還替我高興。當時我發現，自己已沒有再想那回事。」

https://www.hk01.com/sns/articles/109056/-%E6%88%92%E6%AF%92-%E4%BA%8C-2-5%E5%85%83%E8%BF%B7%E5%B9%BB%E8%97%A5%E8%B2%B7%E4%B8%80%E5%88%BB%E8%88%88%E5%A5%AE-%E4%BA%94%E6%AC%A1%E5%9D%90%E7%89%A2-%E9%8C%AF%E9%81%8E%E5%A5%B3%E5%85%92%E5%87%BA%E7%94%9F?utm_content=buffer62fa2&utm_medium=Social&utm_source=facebook+hk01&utm_campaign=buffer